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七種

王雲五主編

陸宣公奏議

(上)

陸贄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陸宣公奏議

(上)

陸贄著

國學基本叢書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陸宣公翰苑集序

唐權德輿撰

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亦至矣。待之宣室。恨得後時。遇亦深矣。然竟不能達四聰而盡其善。排羣議而試厥謀。道之難行。亦已久矣。東陽絳灌。何代無之。嘻。一薰一蕕。善齊不能同其器。方鑿圓柄。良工無以措巧心。所以理世少而亂日多。大雅衰而正聲寢。漢道未融。既失之於賈傳。吾唐不幸。復擯棄於陸公。公諱贄。字敬輿。吳郡蘇人。溧陽令侃之子。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辭科。授鄭縣尉。非其好也。省母歸。壽春刺史張鎰有名於時。一獲晤言。大加賞識。暨別。鎰以泉貨數萬爲贄。曰。願以此奉太夫人。一日之膳。公悉辭之。領新茶一串而已。是歲以書判拔萃。調渭南簿。本傳作尉。御史府以監察換之。德宗皇帝春宮時。知名召對翰林。卽日爲學士。由祠部員外轉考功郎中。朱泚之亂。從幸奉天。時車駕播遷。詔書旁午。公灑翰卽成。不復起草。初若不經思慮。及成而奏。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倉卒填委。同職者無不拱手歎服。不能復有所助。嘗從容奏曰。此時詔書。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禹湯以罪己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恡改過。以言謝天下。俾臣草辭無諱。庶幾羣盜革心。上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議者以德宗克平寇亂。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蓋亦資文德腹心之助焉。及還京師。李抱真來朝。奏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臣知賊不足平也。公自行在。帶本職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精敏小心。未嘗有過。艱難扈從。行在輒隨。啓沃謀猷。特所親信。有時讌語。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九而已。初幸梁洋。棧道危狹。從官前後相失。上夜次山館。召公不

至。泫然號於禁旅曰。得陸贄者賞千金。頃之公至。太子親王皆賀。初公既職內署。母章氏尚在吳中。上遣中使迎致京師。道路置驛。文士榮之。丁韋夫人憂去職。持喪於洛。遣人護溧陽之柩。附葬河南。上遣中使監護其事。四方賻遺數百萬。公一無所取。素與蜀帥韋南康布衣友。善。韋令每月置遺。公奏而受之。服闋復內職。權知兵部侍郎。覲見之日。天子爲之興。改容叙弔。優禮如此。內外屬望。旦夕俟其輔政。爲竇參忌嫉。故緩之。眞拜兵部侍郎。知貢舉。得人之盛。公議稱之。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公以少年入侍內殿。特蒙知遇。不可與衆浮沉。苟且自愛。事有不可。必諍之。上察物太精。躬臨庶政。失其大體。動與公違。姦諛從而間之。屢至不悅。親友或規之。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公精於吏事。斟酌剖決。不爽錙銖。其經綸制度。具在德宗實錄。及竇參納劉士寧之賂。爲李巽所發。得罪左遷。橫議者以公與參素不協。歸罷相之議於公。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以姦回得幸。害時蠹政。物議莫敢指言。公獨以身當之。屢言不可。翰林學士吳通元忌公先達。每切中傷。陰結延齡。互言公短。宰相趙憬。公之引拔。升爲同列。以公排邪守正。心復異之。羣邪沮謀。直道不勝。十年。退公爲賓客罷政事。明年夏旱。芻糧不給。軍校訴於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贄輩怨望。鼓扇軍人也。貶公忠州別駕。上怒不可測。賴陽城張萬福救之。獲免。蜀帥韋令抗表請以贄代己。歲賂資糧。公在南賓。閉門却掃。郡人稀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惟考校醫方。撰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世。江峽十稔。永貞初。與鄭餘慶陽城同徵還。公已薨歿。時年五十二。公之秉筆內署也。推古揚今。雄文藻思。敷之爲文。誥。伸之爲典。謨。俾獮狡向風。懦夫增氣。則有制誥集一十卷。覽公之作。則知公之爲文也。潤色之餘。論思獻納。軍國利害。巨細必陳。則有奏草七卷。覽公之奏。則知公之爲臣也。

其在相位也。推賢與能。舉直措枉。將幹璿衡而揭日月。清氛沴而平泰階。敷其道也。與伊說爭衡。考其文也。與典謨接軫。則有中書奏議七卷。覽公之奏議。則知公之事君也。古人以士之遇也。其要有四焉。才位時命也。仲尼有才而無位。其道不行。賈生有時而無命。終於一慟。惟公才不謂不長。位不謂不達。逢時而不盡其道。非命歟。裴氏之子焉。能使公不遇哉。說者又以房魏姚宋。逢時遇主。克致清平。陸君亦獲幸時君。而不能與房魏爭烈。蓋道未至也。應之曰。道雖在我。宏之在人。蜚蝗竟天。農稷不能善稼。奔車覆轍。邱軻亦廢規行。若使四君與公易時而相。則一否一臧。未可知也。而致君不及貞觀開元者。蓋時不幸也。豈公不幸哉。以爲其道未至。不亦誣乎。公之文集有詩文賦集表狀爲別集十五卷。其關於時政。昭昭然與金石不朽者。惟制誥奏議乎。雖已流行。多謬編次。今以類相從。冠於編首。彙略書其官氏景行以爲序引。俾後之君子覽公制作。效之爲文。爲臣事君之道。不其偉歟。

順宗實錄

唐韓愈撰

紀云陸諱贄字敬輿吳郡人也年十八進士及第又以博學宏詞授鄭縣尉書判拔萃授渭南尉遷監察御史未幾遷爲翰林學士遷祠部員外郎德宗幸奉天贄隨行在天下搔擾遠近徵發書詔一日數十下皆出於贄贄操筆持紙成於須臾不復起草同職皆拱手嗟嘆不能有所助常啓德宗言方今書詔宜痛自引過罪己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己致興後代推以爲聖人楚王失國亡走一言善而復其國至今稱爲賢者陛下誠能不悛改過以言謝天下臣雖愚陋爲詔詞無所忌諱庶能令天下叛逆者回心喻旨德宗從之故行在制詔始下聞者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感激議者咸以爲德宗克平寇難旋復天位不惟神武成功爪牙宣力蓋以文德廣被腹心有助焉累遷考功郎中諫議大夫中書舍人兼翰林學士丁母憂免喪權知兵部侍郎復入翰林中外屬意旦夕矣其爲相實參深忌之贄亦短參之所爲且言其黷貨於是與參不能平尋真拜兵部侍郎加禮部貢舉於進士中得人爲多八年春遷中書侍郎平章事始令吏部每年集選人舊事吏部每年集人其後遂三年一置選選人猥至文書多不了尋勘真僞紛雜吏因得大爲姦巧選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者或累歲無人贄令吏部分內外官員爲三分計闕集人以爲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初贄參出李巽爲常州刺史且迫其行巽常銜之至參貶爲郴州別駕巽適遷湖南觀察德宗常與參言故相姜公輔罪參漏其語參敗公輔因上疏自陳其事非臣之過德宗詰之知參洩其語怒未有所發會巽奏汴州節度劉士寧遺參金帛若干士寧得汴州參處其議

士寧常德之故致厚貶。德宗以參得罪。而以武將交結發怒。竟致參於死。而議者多言參死由贊焉。裴延齡判度支。天下皆嫉怨。而獨幸於天子。朝廷無敢言其短者。贊獨身常之日陳其不可用。延齡固欲去贊而代之。又知贊之不與己多阻。其奏請也。謗毀百端。翰林學士吳通元故與贊同職。姦巧佻薄。與贊不能知贊。與延齡相持有間。因盛言贊短。宰相趙憬本贊所引。同對嫉贊之權。密以贊所戢彈延齡事告延齡。延齡益得以爲計。由是天子益信延齡。而不直贊。竟罷贊相。以爲太子賓客。而黜張滂李充等權。言事者皆言其屈。贊固畏懼。至爲賓客。拒門不納。交親士友。春旱。德宗數獵苑中。延齡疏言贊等失權。怨望言於衆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愛惜。不肯給諸軍。軍中人無所食。其事奈何。以搖動羣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又獵苑中。會神策軍人跪馬前。云度支不給馬草。德宗意延齡前言。即迴馬而歸。由是貶贊爲忠州別駕。滂充皆斥逐。德宗怒未解。贊不可測。賴陽城等救。乃止。贊之爲相。常以少年入翰林。得幸於天子。長養成就之。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爭之。德宗在位久。益自攬持機柄。親治細事。失君人大體。宰相益不得行其事。職而議者乃云。由贊而然。贊居忠州十餘年。常閉門不出。入人無識面者。避諂不著書。習醫方。集古今名方爲陸氏集。驗方五十卷。卒於忠州。年五十二。上初卽位。與鄭餘慶陽城同徵。詔始下。而城贊皆卒。

進呈唐陸贄奏議劄子

宋蘇軾撰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蘇軾同李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顧臨劄子奏。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日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効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爲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卽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卽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畫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復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

擬陸宣公從祀廟庭說

譚昌言

傳稱三不朽立德立言立功自惟大聖斯具太和四科諸哲未聞兼美下此惟言行合轍不媿聖人之徒然而求於古人亦云難矣漢儒以註疏宋儒以講習並列學宮其間覈實者或有遺議若范文正蘇文忠文信國則多有擬祀者諸葛武侯岳武穆亦有以不必儒而擬祀者皆不謬於聖人之公是者也惟賈太傅陸宣公未有特擬二公皆言本仁義陸象山所謂賈誼是就事上說仁義陸某是就仁義上說事也太傅無論千言治策三論過秦爲漢朝第一文學卽梁王墮馬賦鵬自傷無媿冉顏之制行矣新舊唐史著宣公出入艱阻小心精潔又謂其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炳如丹青若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兩言印合道真踐履無媿龜山謂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術數可爲論天下事法蓋聖賢德義中最上一流人昔人稱其有董子之經術而不失之迂有晁錯名實而不淪於刻舉而措之可致純王上理又或稱其奏議爲仁義百篇唐孟子非過也合而論之賈勝董而陸又勝賈孔庭一席並不容少宣公歿三百年而蘇文忠始請進講奏議故顧東江詩有云一自貞元仇正論直從元祐講遺編今無復文忠者起而議其廟祀故宋黃先生幹詩有云莫是生平太忠饒至今猶斥學宮前可感也

道光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奉。上諭。禮部奏議覆御史吳傑奏請陸贄從祀文廟一摺。唐臣陸贄。明體達用。學術精粹。其論數十百篇。皆本仁義。炳於丹青。凡所敷陳。悉原經術。綜其平生。推賢讓能。舉直錯枉。正以守己。忠以事君。道與伊傅爭衡。文與典謨接軫。雍正年間。有旨褒其勳業。稱爲千古名臣。洵能遠契心傳。有功正學。近年節經降旨。將原任尙書湯斌及明臣劉宗周黃道周呂坤從祀東西兩廡。陸贄亦著從祀文廟東廡。列於隋臣王通之次。以崇儒術。而闡幽光。欽此。

唐陸宣公奏議全集目錄

卷一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論關中事宜狀

論叙遷幸之由狀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重論尊號狀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奉天論解蕭復狀

奉天薦袁高等狀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卷二

奉天奏李建徽揚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又答論姜公輔狀

興元論請優獎曲環所領將士狀

興元論解蕭復狀

又答論蕭復狀

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興元賀吐蕃尙結贊抽軍迴歸狀

興元奏請許渾城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

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興元論賜渾瑊詔書爲取散失內人等議狀

鑾駕將還宮闕論發日狀

請釋趙貴先罪狀

論替換李楚琳狀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宜慰使狀

卷二

謝密旨因論所宜事狀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

論齊映齊抗官狀

請減京東水運收腳價於緣邊州鎮儲蓄軍糧事宜狀

論緣邊守備事宜狀

商量處置資參事體狀

奏議資參等官狀

請不簿錄寶參莊宅狀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絹狀

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議汴州逐劉士寧事狀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

論左降官準赦合量移事三狀

論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卷四

論裴延齡姦蠹書一首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一條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二條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三條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四條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五條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六條

唐陸宣公奏議全集卷一

番禺汪銘謙益齋編輯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臣本書生不習戎事竊惟霍去病漢之良將也每言行軍用師之道顧方略何如耳不在學古兵法是知兵法者無他人情而已見其情而通其變則得失可辨成敗可知古人所以坐籌樽俎之間制勝千里之外者得此道也臣才不逮古人而頗窺其意是敢承詔不默輒陳狂愚伏以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爲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耗財斲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舊自昔禍亂之興何嘗不由於此今兩河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尙恐其中或有傍遭註誤內蓄危疑倉皇失圖勢不得止亦未必皆是處心積慮果爲謀逆以僭帝稱王者也况其餘衆蓋並脅從苟知全生豈願爲惡若招攜以法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斯道積著人誰不懷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其從化者必過半矣舞於苗格豈獨虛言假使四五兇渠俱稟鷗鳥之性其下同惡復有十百相從是皆卒伍庸流闖茸下品其志好不過聲色財貨之樂其材用不過蹴踘距踊之能其約從締交則迭相侮詐以爲智謀其御衆使人則例質妻孥以爲術數斯乃盜竊儉安之伍非有姦雄特異之資以陛下英神志期平壹君臣

之勢不類。逆順之理不侔。形勢之大小不倫。師徒之衆寡不敵。然尙曠歲持久。師老費財。加算不止於舟車。徵卒殆窮於閭閻。笞肉捶骨。呻吟里閭。送父別夫。號呼道路。杼柚已空。興發已殫。而將帥者尙曰財不足。兵不多。此微臣所以千慮百思而不悟其理也。未審陛下嘗徵其說。察其由乎。臣請復爲陛下效其明徵。以實前說。田悅唱亂之始。氣盛力全。恒青趙齊。迭爲唇齒。陛下特詔馬燧。命之專征。抱真李元。聲勢相援。於時士吏畏法。將帥感恩。俱蘊勝殘。盡敵之誠。未有爭功邀利之釁。故能累摧堅陣。深抵窮巢。元惡幸脫。於俘囚。兇徒幾盡。於鋒刃。臣故曰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此其明效也。田悅旣敗。力屈勢窮。且皆離心。莫有固志。乘我帥勝捷之氣。躡亡虜傷夷之餘。比於前功。難易百倍。旣而大軍遂駐。遺孽復安。其後餽運日增。師徒日益。於是再稔。竟不交鋒。量兵力。則前者寡。而今者多。議軍資。則前者薄。而今者厚。論氣勢。則前者新集。而今者乘勝。度攻具。則前者草創。而今者繕完。計兇黨。則前者盛。而今者殘。揣敵情。則前者銳。而今者挫。然而勢因時變。事與理乖。當易而反難。當進而中止。本末殊趣。前後易方。順理之常。必不如此。臣故曰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此自昔必然之效。但未審今茲事實。得無近於此乎。在陛下熟察而亟救之耳。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兵者財之蠹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而根柢蹶拔矣。惟陛下重慎之。愍惜之。今師興三年。可謂久矣。稅及百物。可謂繁矣。陛下爲之宵衣旰食。可謂憂勤矣。海內爲之行齋居送。可謂勞弊矣。而寇亂有益。翦滅無期。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尙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此兵法深切之誠。往事明著之驗也。夫投膠以變濁。不如澄